

后现代叙事对行动的打破

——以《哈扎尔辞典》和《佩德罗·巴拉莫》为例

李 侨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行动是时间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打破时间的同时也打破了“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哈扎尔辞典》中利用语言、魔鬼和死亡等因素打破“编纂《哈扎尔辞典》”这一行动,而《佩德罗·巴拉莫》中“胡安寻父”这一行动是被死人叙述、分割场景等叙事策略所打破。这些被打破的行动最终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凸显全貌。

【关键词】后现代叙事;行动;时间;哈扎尔辞典;佩德罗·巴拉莫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2-0036-03

一、被打破的时间——被打破的行动

后现代主义作家在表达不同于以往的个人化的时间观时,往往借助于个人化的意象,就像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计时器在记录物理时间一样。如巴拉圭作家罗亚·巴斯托斯在《男人之子》中写道:“时间就像停在一只大陀螺上,虽然在转动,但一点也没有前进。”^{[1]68}在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哈扎尔辞典》中也有此种奇特的意象——沙漏、时间蛋、瓦罐。

他装在书中的沙漏看不见,摸不着,但在静谧宁寂之时,你在阅读过程中,会听到细沙流出的声音。当沙子流尽,你得把书反过来,从头开始倒读,你会发现里面有秘不可宣的含义。^{[2]卷首导语9}

我的母鸡不会下金蛋,先生,但它下你我所下不了的,它下的是年月日,每天早晨,它下一个礼拜五,或者礼拜二。举个例子:今儿下的蛋里,代替蛋黄的是礼拜四,而明儿的蛋里藏着礼拜三。破壳而出的不是鸡雏,而是蛋主人生命中的一天!而且是什么样的一天呀!因此它不是金蛋,是时间蛋。^{[2]88}

康斯坦丁二话没说,把一只瓦罐打破,从窗栅空隙处拿进碎片,然后用唾沫和着脚下的泥土,把瓦罐粘成原来的模样。^{[2]45}

沙漏是传统的物理时间计时器,可是倒置的沙漏表示时间是可逆流的,“因为此在(the present),或存在(presence)本身,是一种‘迟延’与‘保留’的跨越式结构,其中有着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幽灵。如果时间与历史在此被重新接纳,那么,它是以一种不可辨认的形式破坏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线性序列的,用的是一种痕迹的逻辑,这种逻辑将任何序列的成分都理解为彼此的构成成分。”^{[3]86}逆流的时间颠倒了传统线性时间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就如同时间蛋和具有多种象征意义的哈扎尔瓦罐一

样,是可以被打碎、被重构的。打碎后的时间具有了多重的可能性,可以像时间蛋一样凝固成“煎蛋”,“黯然失色的一天”却变成了“美味”;也可以像瓦罐一样,“和着脚下的泥土”拼贴成原来的模样。即使它未被拼贴且消失不见,“但它依然在起作用”,就好像哈扎尔人早已消失,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关于它的争论却无穷无尽一样。

时间的可逆、时间的破碎、时间的凝固和时间的重构,在这三个意象中表现得妙趣横生且意味深长。时间成了一种“实在”,就如同机械钟表的发明让人们准确地记录了时间,指针走过的一格、一圈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了时间一样,时间的复杂性让作家意识到新的叙事策略存在的可能性。有的学者认为“在现代小说中,时空已不再显得那么重要,既可随意颠倒,也可融化在幻想、梦境乃至个人的感受之中,甚至以语言本身作为素材而写出的小说完全摈弃了时空的观念”^{[1]58},但是这不反而证明了时空的重要性吗?或许作为线性序列的时间已没那么重要,但作家们抛开的是传统叙事的束缚,在“时空”上大做文章,颠倒与重构,为小说创作打开一片豁然的天地。这并不是“完全摈弃了时空的观念”。如“将沙漏装在书中”这样的叙述,不仅表明了“时间可逆流”的观念,还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故事的开头、中部和结尾,因为“当沙子流尽,你得把书反过来,从头开始倒读,你会发现里面有秘不可宣的含义。”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有著名的论断:“悲剧是对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mimesis),有的东西虽然完整,但可能缺乏长度。所谓完整,即有开头、中部和结尾。”^{[4]6}J·希利斯·米勒认为“有关开头、中部、结尾的概念均为时间概念,而非空间概念”^{[4]6}。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简介:李 侨(1989-),女,山东济南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对时间的打破很容易造成对故事的开头、中部和结尾的打破,进而读者将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小说空间概念上的开头、中部和结尾并不是故事的开头、中部和结尾。如米勒所言:“就拿有一定体积的一头大象为例,它的开头、中部、结尾是什么?大象的中部是否依据‘因果必然律’与开头相承接呢?”^[46]《哈扎尔辞典》由卷首导语、红书、绿书、黄书、补编一、补编二、结束语七部分组成,可谁又说得清哪是开头、中部和结尾?《佩德罗·巴拉莫》甚至连这样空间概念上的组成都说不清楚,“是的,在《佩德罗·帕拉莫》中有一种结构,但那是一种由沉默、悬念、分割的场景形成的结构,因为一切都是在一种非时间的同一时间中发生的……”^[51328]。

不论是帕维奇对时间的颠倒重构还是鲁尔福的“非时间”,它们在打破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靠因果必然律连接的开头、中部和结尾的同时,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即对行动的打破。因为“行动是时间性的”^[46],如巴斯托斯以行动的迟缓来表现时间“停在陀螺”上原地未动,“用了五年的时间也填不平火车爆炸留下的大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将炸坏的车厢推到路边。”^[1168]既然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是对于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那么我们不是也可以将后现代叙事看作“是对于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打破”吗?

二、用以打破行动的叙事策略

具体到《哈扎尔辞典》和《佩德罗·巴拉莫》这两部小说中,前者的行动是“编纂《哈扎尔辞典》”,而后的行动是“胡安寻父”。严格来说,在编纂《哈扎尔辞典》这个行动中,作者(即帕维奇)、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都是参与者。帕维奇以“辞典”这一形式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文本性,并将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都置于一个从寻找哈扎尔大论辩的真相的读者转变为编纂《哈扎尔辞典》的作者的过程中。作为小说外的读者,即有血有肉的读者,我们“编纂”《哈扎尔辞典》的行动最终是被什么所打破呢?是阴本和阳本的区别。当我们认为已经逃脱帕维奇的圈套而还原了整个故事时,他却狡猾地告诉我们:“在三位一体的标记下,以阅读单数行句子来获取认知,而我们处在第四行的标记下,即阴性标记下,我们通过阅读双数行句子来获取认知。……我们的书只以阴阳两种标记的结合而存在……”。即使读者自认为已掌握手中的书,当合上它时才发现这只不过是阳本而已。帕维奇给了小说中的人物随梦驰骋的自由,却“绝对”地控制了书外的读者。可是,帕维奇也并非让小说中人物的行动一帆风

顺,他利用语言、魔鬼和死亡打破他们的行动。

人们编纂《哈扎尔辞典》以求“在世间重新创造阿丹·鲁阿尼的巨大肉身”的行动,就好似《创世记》中的众人建巴别塔以“通天”“扬名”一样,但创世主变乱了天下人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彼此分散。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分散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以不同的语言记载。勃朗科维奇就意识到,“有关哈扎尔这个部族及其改奉信仰的历史,不仅基督教拥有史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拥有同样丰富的史料,然而有某种东西阻挠那些知道这类史料的人互通声气,集思广益,可是不互通声气,集思广益,哈扎尔问题的真相就不可能大白于天下。”合罕亦如此认为,所以他与尤素福·马苏迪及勃朗科维奇于梦中相见。但是,语言客观上阻挠了他们“互通声气”。尤素福·马苏迪曾向希腊人和犹太人学习过语言,而二十世纪的三位编纂者甚至是异教语言的专家——基督教的以撒洛·苏克博士精通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穆阿维亚教授擅长希伯来语,犹太教的舒利茨博士是斯拉夫学家。语言的不同构成了“编纂《哈扎尔辞典》”这个行动的初步障碍,编纂者跨越了这个障碍后却又因为死亡的降临、魔鬼直接或间接的阻挠而行动终止。

为追求哈扎尔大论辩的真相,三大宗教的教徒前赴后继,但当他们即将接近“阿丹·鲁阿尼之躯”时,魔鬼就会作祟。在勃朗科维奇即将遇到合罕,三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即将汇合时,魔鬼谢瓦斯特将马苏迪的伊斯兰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扔进熊熊燃烧的壁炉。到了二十世纪,三大宗教的魔鬼又杀害了苏克博士和穆阿维亚教授——他们分别掌握有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并嫁祸于掌握着基督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的舒利茨博士。至此,《哈扎尔辞典》的编纂行动再次被打破。掌握史料的人或因魔鬼而死,或因《哈扎尔辞典》本身而死。达乌勃马奴斯版的辞典曾难逃销毁噩运,只有两本幸免于难。但是,“那些胆大妄为的人或异教徒若读了这部禁书,定遭死亡之凶。谁若打开此书便会立刻全身瘫痪,胸口像被针尖刺中一般。”留传于世的版本少之又少的情况下,编纂者却又因魔鬼和辞典而死,这使编纂《哈扎尔辞典》的行动不能连贯甚至戛然而止。

在《佩德罗·巴拉莫》中就不存在语言和魔鬼对行动的阻碍了。《佩德罗·巴拉莫》中是一群操着同一种语言的“现实”中的人,确切地说,大多是死人。正如作者鲁尔福所言:“我只是取消了议论,而只限于叙述事实。为此,我便采用了在时间和空间

之外的死人……我找到一种尚不存在的现实主义。一种从未发生过的事实和一些从未存在过的人物。”^{[5]328}死亡是一种终结,却又“是最为让人困惑、最为开放的结局”^{[4]51}。死亡是科马拉众人及胡安母亲的结局,却是“胡安寻父”这个行动的开始,也是亡灵游荡推进叙事的开始。胡安在去科马拉的路上遇到自称阿文迪奥的人,他既是胡安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杀死他们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的人。他告诉胡安佩德罗·巴拉莫已死。可在之后见到的爱杜薇海斯那儿胡安得知阿文迪奥已死,再后来却又从达米亚娜处得知爱杜薇海斯已死。当胡安问达米亚娜是否还活着时,达米亚娜却消失不见了。寻找父亲却发现父亲已死,想从侧面了解却发现知情人皆为死人。活人对死人的评价是总结式的,但死人对死人的评价就如同活人对活人的评价一样是多重的、跳跃的。因此,胡安想以活人的角度从死人那儿了解死人的行动——即“寻父”的行动——注定被一再阻断,最终他也被拉入死人的漩涡。

在胡安寻父的行动中总是掺杂有母亲的回忆以及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母亲的回忆再现了当年生机勃勃的科马拉,与当今死气沉沉的科马拉形成对照,而传统意义的叙事中则凸显了佩德罗·巴拉莫的一生。胡安寻父的行动只得到一个“是仇恨的化身”的父亲的幻影,各种亡灵低声细语,其中

却不包括佩德罗·巴拉莫的亡灵。这不禁让人猜想:众多亡灵在科马拉这座炼狱煎熬,而佩德罗·巴拉莫或许早已下了地狱吧。叙事中分割场景对“胡安寻父”这一行动的打破,却是为了作为活人的佩德罗·巴拉莫的出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佩德罗·巴拉莫》中对“胡安寻父”这一行动的打破成就了这个行动本身,读者从中完善了佩德罗·巴拉莫的形象。

三、被打破的行动通过读者的阅读连缀起来

对于《哈扎尔辞典》和《佩德罗·巴拉莫》,读者像执着的俄狄浦斯一样不断地推理、建构,方式就是重复阅读。我们在作者堆出的信息中浮沉,忙得不亦乐乎,试图连缀起那被打破的行动,并时而想把作者拽入问个清楚,稍无耐心便不知所云。因为,只得初步完成这场“智力游戏”才有资格坐下来与作者“谈经论道”。当终于弄懂了在传统叙事中作者会双手奉上的故事时,我们才发现“文本之义”琳琅满目,像多个镜子同时折射一样。也就是说,传统小说的作者力图将故事写得跌宕起伏、合情合理时,后现代作家却在想方设法打破行动从而把故事写得不那么清楚,即“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4]14}因此,在这里,作者的写作是一种打破“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活动,而读者的阅读就成了连缀起被打破的活动的活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李德恩.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 [2][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M].戴骥,南山,石枕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3][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4][美]·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朱景东.当代拉美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Action Is Broken in Postmodern Narrative :Taking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and *Pedro Paramo* for Example

LI Q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Action is time-based. Postmodern writers are breaking the action which is complete and of a certain magnitude at the same time as they are breaking time. In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the action of compiling the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is breaking via language, devil and death. While in *Pedro Paramo*, the action of Juan's seeking his father is broken through defuncts' descriptions and scenes' divisions. All of these actions which are broken will be pieced together after readers' reading.

Key words: Postmodern Narrative; Action; Time;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Pedro Paramo*

(责任编辑:张俊之)